



# 牙雕蚕： 丝帛文明由此始

新华社记者 桂娟 袁月明

大约5300年前的一天,在伊洛河汇流入黄河处,一只胖胖的家蚕正在吐丝,先民许是被触动,将这一瞬间精心雕刻于兽牙之上。

5300年后,考古工作者用手铲拂去历史的尘埃,牙雕蚕在郑州双槐树遗址“破土而出”。它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,对探寻“中国丝绸起源”具有重要研究价值。牙雕蚕为何如此重要?牙雕蚕背后的故事是什么?

9月1日,第九届中国博物馆及相关产品与技术博览会在河南郑州开幕,牙雕蚕文物数字藏品同步上线发行。众人再次将目光投向这件国宝级文物。

这只用野猪獠牙雕刻而成的蚕长6.4厘米,宽不足1厘米,厚0.1厘米。其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,背部凸起、头昂尾翘,呈绷紧的“C”形姿态,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,形神兼备。

“野猪獠牙材质基本透明,符合蚕吐丝阶段蚕体透明的特点;而牙雕蚕的一侧是牙的原始表面,则是因为吐丝阶段的蚕体会发黄。”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认为,牙雕蚕工艺之精巧从选材就可见一斑。

一件小小的牙雕蚕为何如此重要?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驯养家蚕、缫丝织绸的国家。早在黄帝时代,就流传下“嫫祖始蚕”的故事;大约在战国时期,古希腊人已经称中国为“丝绸之国”;到了汉代,随着丝绸之路的开通和兴盛,丝绸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之一,传向世界各地。

中华文明史始终与桑蚕、丝绸密不可分。对于中国蚕桑和丝绸起源及发展历程的探索和研究,也是中华文明探源的重点课题。

1926年,中国“考古学之父”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发掘出半个蚕茧。自那以后,几代中国考古人执着“寻丝”,在我国多个史前遗址中,发现了丰富的与蚕、丝绸相关的考古实证材料:

在安徽蚌埠双墩遗址,距今7000多年的碗底,刻画有写实的蚕吐丝结网图像;在山西夏县师村遗址,出土了距今6000多年的石雕蚕蛹;在河南荥阳汪沟遗址的瓮棺中,发现有距今5000多年的丝织物残存,其中有一块被专家认定为“绛罗绸缎”中的罗织物,这也是目前为止世界范围内发现的最早丝绸实物……

“但仍有关键问题有待厘清:这些

蚕究竟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?远古先民是否对蚕丝进行了规模化利用?一直是难解的谜题。”顾万发表示。

双槐树遗址牙雕蚕的发现,让上述“谜题”迎刃而解。

“通过吐丝姿态识别出此为家蚕极其重要,这意味着它不是古人对于物类的一般表现或单纯的宠物性表现,说明中原地区的古人当时已经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。”顾万发说。

“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、丝帛文明。中国新石器时代各地代表性文化的农业都较为发达,但在距今5300年前后,除了‘河洛古国’双槐树遗址,全国其他地方却没有与桑蚕纺织业有关的确切发现。”

北京大学教授、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说。

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和大量的农作物,连同附近青台、汪沟等遗址发现的仰韶时期农业和丝绸实物等,充分证明了在距今5300年左右,中原地区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。

李伯谦直言,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,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。

如今,在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博物馆展厅,不断有观众前来一睹牙雕蚕的风采。这只栩栩如生的“雕蚕”,向今人讲述着5000多年前先民们“黄河畔、事农桑”的生活……



## 2000多年前,存钱罐为啥成了王公贵族圈里的“尖货”?

新华社记者 陈冬书 王安浩维

对于很多人来说,存钱罐是童年时的美好回忆:几枚硬币“当啷”一声“喂”给陶瓷小罐;遇到了心爱的玩具,摔碎才能取出钱来……然而,早在2000多年前的古滇国,存钱罐却是财富、地位和权力的象征。

那时的存钱罐叫作贮贝器,用来贮藏来自印度洋的珍贵海贝。贮贝器由青铜打造,本身就价值不菲。因此在古滇国,只有王公贵族才有可能使用。

据史料记载和考古研究证实,彼时云南大部分地区仍处在以物易物阶段,贝壳货币并不是很通行。贮贝器多是作为一种礼器,随葬于规格较高的贵族大墓中。

贮贝器代表着当时先进的生产

力和审美水平。贮贝器最独特的部分莫过于精美的器盖。盖上的立体浮雕再现了古滇国社会生活的鲜活场景,包括祭祀、战争、纳贡、狩猎、纺织等。比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“四牛鎏金骑士铜贮贝器”,器盖上的滇族骑士椎髻跣足、佩剑骑马、通体鎏金,四周环绕着四头巨角隆脊、雄健刚强的封牛。又如“诅盟贮贝器”器盖上的人物竟多达127人……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变迁,雕饰中的攻伐交战、集市买卖、骑马狩猎、虎豹搏杀依然能够让我们感受到曾经

热闹鲜活的场景。

云南省博物馆副馆长樊海涛介绍,由于古滇人没有系统成形的文字来记录历史,贮贝器便成了研究古滇国文明最真实、最直观的材料,堪称一部“无声的史书”。

如今,一件件精美完整的贮贝器在云南省博物馆展陈,观众们可以近距离地欣赏感受其中蕴含的历史和艺术价值。然而,当它们出土时,却是残缺破碎、锈迹斑斑的模样。

从事青铜器修复20余年的文物修复师陆静杰说,青铜器出土多有破碎、残、缺、锈、裂等病害,修复时要进行清土、除锈、粘接、补配、补色、做旧等多个步骤,修复工作十分精细,多数时候要用到牙科器械。

“我们对它们如此上心,是为了延长文物的寿命,让更多

人了解这段历史。”他说。

文物修好后,如何长期妥善保存是更大的课题。云南省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副主任潘娇介绍说,为了对文物进行预防性保护,2017年起,博物馆在珍贵文物的展柜里置放了一个白色小盒子——无线传感环境监测终端,用来监测环境的温湿度、有机挥发物和紫外线等指标。此外,博物馆还为易损文物安装了防震台。

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古滇国青铜文化,云南省博物馆2020年起对现有线上线下活动进行整合,推出了“云博学堂”等科普体验活动。云南省博物馆信息影像部副主任叶之声介绍,即便是在疫情期间,博物馆也坚持每周发布“云手工”课堂,用短视频教小朋友们亲手制作贮贝器上的动物、鸳鸯铜镇、牛虎铜案收纳盒等,目前总播放量约109万次。

“注重孩子们对文物和历史的兴趣培养,是我们每一个文博人的责任。文物保护观念需要代代相传。”潘娇说。

